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马江海战铜版画《法军登陆罗星塔》

作为一次中外对峙的海战，你可以断送736位海军将士的躯体，但作为中华民族海军史，你却要经受后人长久的叩问：他们非死不可吗？他们非得死这么多、这么惨烈吗？

昭忠祠与其说是个纪念馆，不如说是个课堂，中国海军要崛起，很需要进一这个课堂。课，从哪里说起呢？

从130年前的马江中法海战所在地马尾的地理说起吧。

马尾有山可倚靠，有陆地可行走，有江水可使用，腹地还有一座可作为省会的城市可依托，同时还有一个大大的港口可直通外海，还能通过窄窄的台湾海峡直达那艘永不沉没的航母——台湾岛。当年选此作为中国海军的摇篮，没有选错。

马尾是个小渔村。刺骨的寒风、爆皮的烈日、取之即有的鱼虾和地里爱长的蕃薯，让马尾村民普遍筋骨强壮、能争善斗。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马尾船政创办之初，在征地过程中，远近13个乡的村民揣石而起，让拆迁官员头破血流。赶上协助拆迁的政府要员沈葆楨也被石击足踝，于是就有了次日的强征兼镇压行动，最后以“斩二人贯十六耳”宣告征地200亩成功。接着，中国海军就在这里诞生。

法国人日意格后半辈子似乎只做一件事，就是为清朝的海军事业贡献才智。当时，也有清朝官员认为他水平有限，不足以当老师，但是因海军是个全新的品种，谁都没有准数，所以也就没有去筛选一下师资什么的。而现在，日意格的塑像，与清朝船政要员沈葆楨、左宗棠等人的一起，端放在马尾造船厂旧址里。

其实，日意格愿意前来协理马尾船政事务，还与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有关，他曾面喻日意格要用心办理此事。拿破仑三世为何这么关心清朝的造船事业呢？这里先理下伏笔。

日意格上任没多久，主理马尾船政的沈葆楨就发现了师资问题。1868年2月2日，他给朝廷打小报告说，日意格以为“造船之枢纽不在运凿挥椎，而在图画定式。非心通其理，所学仍属皮毛”。但是，当时不用日意格也不行，合同签了不要他，朝廷经济受损事小，法兰西政府丢脸事大。因此，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周全一些，最惯用的办法就是妥协，“特开画馆二处，择聪颖少年通绘事者教之，一学船图，一学机器图”。

天朝传统木匠都是手把手师徒传，哪有什么理论呀图纸呀，造船想来就是大木匠的事，日意格却无法“老外用推”，真让天朝失望。考虑他是黄发绿眼的老外，咱就网开一面，派童生跟着他“纸上谈船”去吧。

时不我待，仅隔10天，2月12日，管轮学堂成立，培训轮机管理人才；又过5天，天朝最早的技工学校“艺圃”创立，招收学生100多人，学制5年，培养造船技术人员及监工人才。可以说，那时的船政形势一派大好，工作效率极高。

就是这个时候，福州城内一大批贫家子弟奔赴马尾就学。船政是什么，他们不懂，但船政学堂每月发4块银元，可贴补家用。就冲这个，这群拖着长辫子穿着小马甲的少年开始了与“人之初性本善”很不一样的读书生涯。特别是法兰西语，在讲惯福州土话的学童耳里也是鸟语，实在难学。建船厂、造船，都需用上等木料，东南亚有，去买；建厂房需用砖，但不能用普通的砖，那就采用欧洲先进烧砖工艺。那时的马尾船政，除了讲究效率，更讲究质量。

反征地村民也融入时代，开始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参与船政建设，挑土填石、挖沙清沟什么的，聪明好学者后来还进厂上船当了工人或兵勇，有的也读了书当了技工。当然，他们中间很多人最终也在马江海战中“被战死”，集体躺进昭忠祠那个大大的合棺，变成数字736。

1868年8月，船厂基建大部分完工，13座加工各种零部件的厂房如雨后春笋，两千工人看



昭忠祠



福建船政学堂

起来也规模浩荡，船政学习了法兰西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建立工人宿舍“考工所”，集中吃住，便于管理。同时建有驾驶学堂、管轮学堂、绘事院、艺圃共4座学校。

1869年2月11日，农历同治八年正月初一，船厂开工，日意格等洋派教官“五年内包教”天朝工人的责任制契约倒计时开始。

同年6月10日，一号木质兵商两用船下水，载重450吨，航速10节，造价16万两银子，取名“万年清”，一看就知道它在吹捧清朝会长命万年。9月18日，“万年清”沿着闽安、瓊头、壶江等处威风凛凛去试航。时隔百年，我们仍旧可以想象那时那景：锣鼓喧天，鞭炮震耳欲聋，一群头戴尖尖硬帽者脸做严肃状站立船头。10月份，“万年清”驶到天津港候验去了，船上从舵手、水手到管理人员，全是中国人。

沈葆楨是个很了不起的船政要员，他使用洋人却不倚仗洋人，洋人表现不好，照样开你沒商量。船政开工一年多时间，他就开了好几个洋教官洋匠人，所以洋人们对他们都有点怕，工作质量便有所保证。师资虽然不太合格，却挡不住天朝人聪明好学得手快，那几年，马尾造船厂硕果累累，兵商两用船一艘接一艘，你刚出港我下水，好不热闹。

不过，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造船伊始，就造兵商两用船呢？能不能这样解释：天朝一直是个不好战的国度，老想着“郑和下西洋”？实在不行了，再勉强点几个大炮仗吓吓对方？

问题是，放眼全球，习惯驾船不用蒙脸直接抡别人东西的强盗太多了！天朝的“罪过”是地大物博惹他人眼红，丝绸、茶叶，再加上精美的陶瓷，都是强盗们喜欢的东西。他自然抢你没商量，抢不赢就打，打得你体无完肤你还得做臣服状割地赔款偿还他的“打你损耗费”。

这就是强盗逻辑，鄙视它没有用，它可以凭着船坚炮利，横行全球，还有个响亮的名字——战争。战斗加战争。

二

时间摆到1870年的3月。这是第二课。

讲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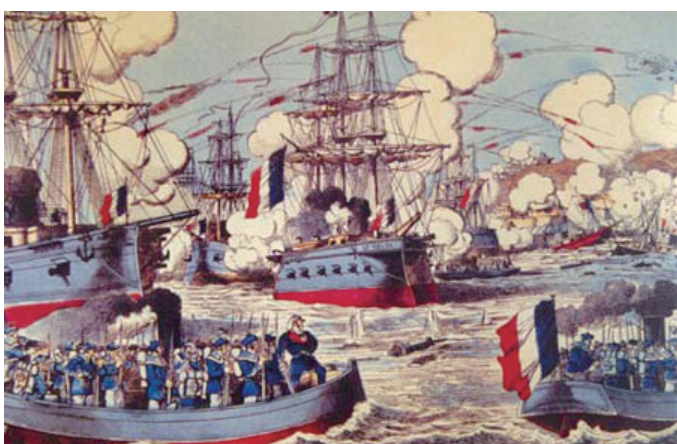
“736”与昭忠祠

——写在中法马江海战130周年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之际

康延平



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



当时法国画报刊载的所谓《法舰队大破清国海军图》

法国远东舰队派舰长韦尔隆到马尾刺探船厂情况，这下拿破仑三世的企图很明显的吧，他要日意格“好好干”的醉翁之意，就是要日意格快快帮助清朝建起今后能为他所用的造船厂。他怕日意格不能久留马尾，还特意动用了法国外交部，通过外交的手段，让日意格在马尾船厂中的地位日趋巩固。这一举动，让我联想起“卧底”二字。

我不是在攻击日意格是间谍，或许他只是个不太出色的教官，自认为教糟糕之中的天朝海军绰绰有余；或许他为人也很友善在马尾颇受器重并心怀“可”测，但我们不能不作这样的设想：比他有头脑的法兰西三世皇早就暗藏侵略中国的野心，然后利用日意格的善良，让他教中国人造出商用时光无限、兵用时不堪一击的兵商两用船。

1885年8月16日，又有官员反映日意格等人“本非造船之人”，带来的工匠亦平平，“督造苟简，且故以火药仓与机械仓相连，其用心实为巨测”，但说这话已是在马江海战之后，人们看到海战中我舰每因火药仓爆炸引起锅炉爆炸而舰只迅速下沉的事实，总结教训进行反思才得出此结论。同年11月24日，船政自己上也奏，说“兵商两用船，两不适用”，于是才有了裴荫森接任后约明船厂专造兵轮，“永不准再造商船”的后续故事。

重大事件总是像海啸一样，先由许多小浪叠加起来，最后排山倒海。正是有了船政这个窗口，马尾的脉搏就与天朝的心脏连接在一起。

回到1870年8月，天津反教消息传到马尾，船政工人、学堂学生也骂法国传教士是“砍头之贼”，船政兵勇还向法人家住宅扔石头，工人也对洋匠发出了杀头的威胁。天朝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闭关锁国，导致排外情绪很浓，像密集的煤气，一有动静就爆炸。

1871年12月，船政学堂学生以“练船洋教习逊顺非礼虐待学生”为由，罢课抗议，但船政调夏献纶袒护逊顺，罚学生刘步蟾、邱宝仁去挑土受辱，结果矛盾更加激化。好在沈葆楨最后撤去逊顺教习职务，顺利解决了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次学潮。

船一艘艘相继造出，学生也一届届陆续毕业并保送去留洋。看上去，马尾船政渐入佳境，可实际上到了1872年，仍旧有以内阁学士宋晋为首的“反造派”上书要求停造船厂，对造船一向缺乏信心的李鸿章，也再次感叹“兹闻沪造船已六载，成器成效不过如此”，使反对造船的势力再次

抬头。好在“主造派”仍旧坚持领海须造船保卫之主张，力排逆议。1872年5月，沈葆楨列举办厂的种种好处，仍以“不能因为弟子不如师而废书不读”为例，坚持“船政万难停止”。

马尾船厂在“造与不造”的纷争中，举步维艰。

为了证明自己，马尾所造之船渐从单纯木质到铁木合质再到铁船钢船，明显地步步提升。当然，法、英、美、日等国所造之船也在拼命升级中，而且升得更快。但国人已经很努力了。

趁“造与不造”的两派在京城继续斗嘴时，日意格请假回了一趟老家。期间，他到法国工程师协会作“关于福州船政”的演讲。演讲中提到，重要车间如轮机厂等，所用建筑材料质量上乘，优质砖块出自厦门，横梁采自新加坡。他说，“造船厂总共铸造了120根每根重达2500公斤的铁圆柱用以支持这些横梁”，认为船政铸造能力非同一般。

就算日意格说者无心，拿破仑三世却听者有意，他更觉得马尾船厂是一块滋味绝美的“东坡肉”，入侵中国，可以从这里下手。李鸿章不知受了什么启发，1872年6月，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上奏提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船之费万不可省”，还说如果裁撤船政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不独貽笑外人，亦且慢

长寇志”，这无疑给船政打了一针强心剂。同年9月，水师应朝廷之要求，改学枪炮，不再学弓箭。这是清朝海军战术的一次大飞跃，船政貌似步入“现代化”行列了。

到了1873年，马尾造的船只可以驶向南洋了。它们去厦门、向香港、走新加坡、达檳榔屿，回程时由学生驾驶，学生们还沿途填写航海日记，观测天文，做得有模有样。南行共4个月，在海面75天。

可这只是行船演练。我翻看马尾船政纪事，没有看到“实战演习”的记载。这时的清朝海军至少已脱离襁褓在学走路了吧，可他们不知是怕摔还是炮弹很贵舍不得多用，炮只验一下能不能响，船只验一下能不能走，就很满意了。

历史有记载，一直到马江海战，我方才知道还有一个东西叫“炮表”。1884年10月，大臣陈宝琛上折陈述“南洋诸炮台向来不知有炮表、炮尺、测量勾股之法，于配药之多寡、取准之远近，均不能尽炮之用”。之后，天朝海军才开始购置炮表，译成汉字，传示各炮台学习。

难怪马江海战会输得那么惨：慈禧对强盗们慈过了头，居然寄希望于美国人会调停，下了一道圣旨“不得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加上我方炮手尚不知炮表为何物，平时又没打过实弹，想实践出真知边战边学，可咱还没摸出道道，人家已十发九中，把你连人带炮座都打飞了！

三

有句格言是这么说的：打败你的只能是你自己。这句话用在天朝海军的创建上，我感觉太贴切了。

马江海战，天朝败了；10年后的甲午海战，天朝又败了。而且败得几近复制，好像只为证明马尾船政从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是真的没有必要存在还是人为地让它不必存在？

这是第三课。马江海战，天朝输了，其实法国也自认没赢。天朝船和炮虽然不行，军民却很行，居然都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对付法兰西的坚船利炮，硬是让法军的靴子无法踩上马尾的领土，哪怕一只脚！

法国人虽胜犹败，胆寒了，原先计划占领马尾船厂，并以此向天朝索要“越南中法交战赔款8000万法郎”，现在这企图只好另谋他法。回想马江之战，1884年8月23日下午1时56

这一天的傍晚，一如前几天，我在洛桑的莱蒙湖畔散步。左边是湖，右边是奥林匹克公园。那位优雅的老人又在长椅上坐着，专注地注视着远处的山水。我走近她，她友善地对我招招手，说：“Hello！”我们聊天气，聊美好的山水，聊低空飞翔的海鸥和湖水中的天鹅，当然还有那停泊岸边的豪华游艇。老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她知道北京，知道北京烤鸭。她听说我是作家，笑了起来，说从小就想成为一名作家，但如今看来这只能是一个梦想。老人是英国人，上大学时遇上了一位英俊的男人，坠入了深深的爱河。她放弃学业，跟着爱人来到了他的家乡——瑞士。几十年过去，瑞士成为她的故乡，她爱着这里的一切。退休后，她和先生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来湖边散步，风雨无阻。可惜的是，前年，她的先生去世了，但她仍然坚持每天散步，喂海鸟，静静地待上一阵子。我问老人知道韩素音吗？老人不知道，于是我讲了她的往事。韩素音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作家，中比混血，父亲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生，母亲出生于比利时的贵族家庭。她就读过燕京大学，在布鲁塞尔大学留过学，在重庆当过助产士，在马来西亚开过药房。她非常美丽，让很多人着迷。韩女士有三次婚姻，一位是国民

党的少校，后来在中国东北抚顺牺牲；第二位是英籍高级警官，婚姻维持了4年；第三位是印度陆军上校，两人后来定居洛桑，相濡以沫40多年。这位学贯中西的女作家，写就了很多佳作。20世纪40年代，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瑰宝》被好莱坞拍摄成电影《生死恋》，闻名于世。她与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美国的基辛格，法国的戴高乐，印度的尼赫鲁，交往深厚。她对感情感情厚重，曾经在2009年写到：“我虽居居烟波千顷的瑞士莱蒙湖畔，又因身体原因，已十余年没有回到中国看看了，但这丝毫不能冲淡我对你的感情，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生命。”“Oh, amazing.”我身边的老人发出了一声惊叹：“How is she now?”当听说韩素音于2012年11月2日在洛桑去世，落葬于家附近的墓地时，她发出了惋惜之声。老人问我韩素音葬在哪里，她要去献花。当得知我并不知道时，她表示明天就去了解，一定要找到这位奇女子的墓地。对我第二天就要离开洛桑，她感到遗憾。老人认真地告诉我，她一定会去将韩女士的书找来读，并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我也认真地她对她说：“Perhaps you will become a writer.”

张鸿图文



記 錦 张鸿

